

139  
4  
158

六五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地理類	函	架	號	冊
		七	二	一	四

北島志

四五

空圖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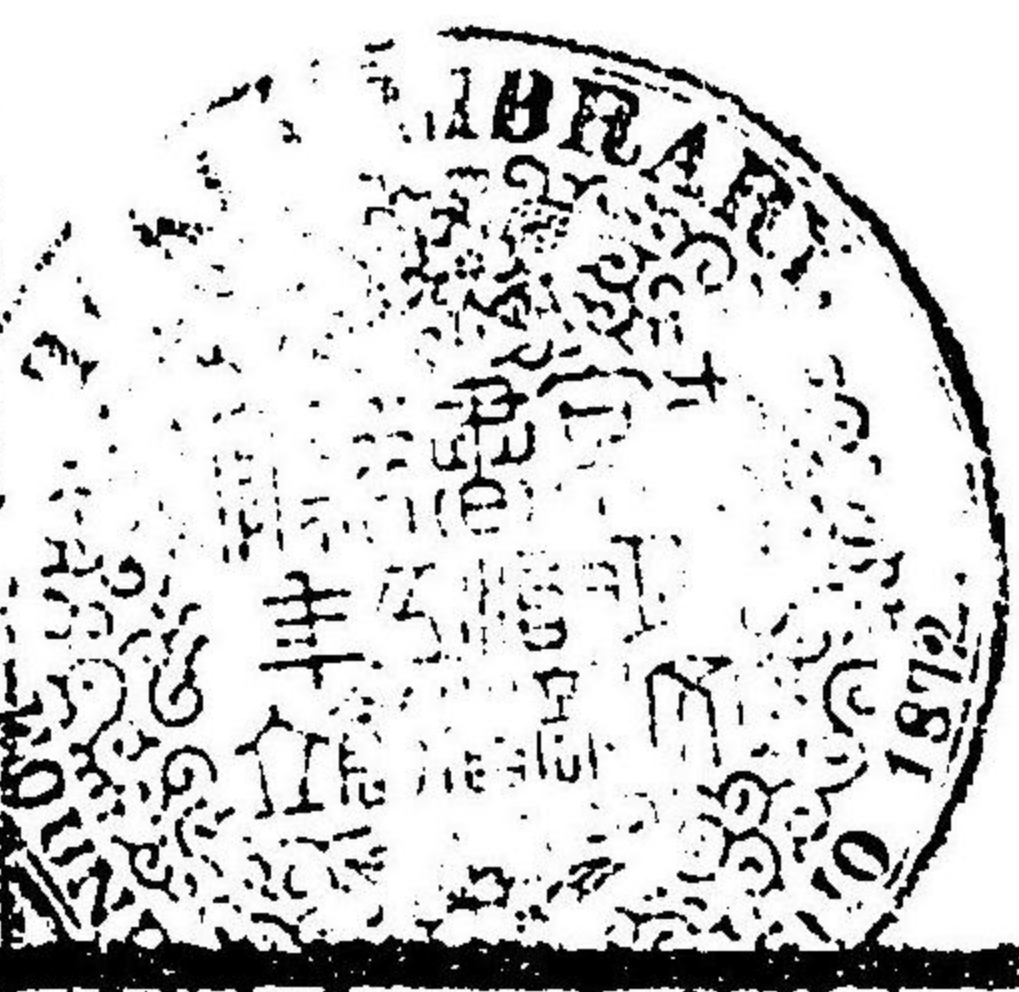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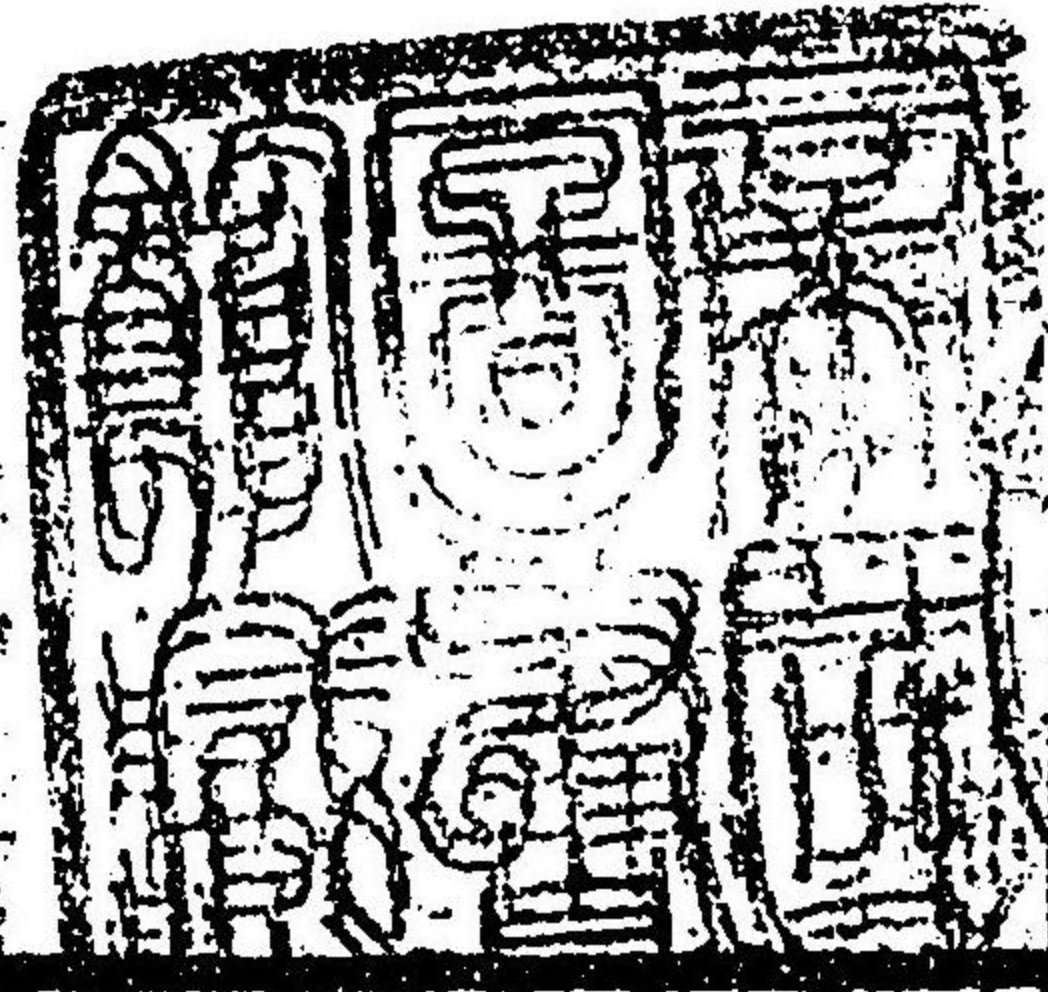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北島志卷之四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水戸 彰考館編修臣豐田亮撰

蝦夷初名空子、後曰哈喇土、文化六年改名北蝦夷、  
 自宗野海行十八里、其地南北二百餘里、東西十五六  
 里、周迴凡五百餘里、北極出地四十五度、至五十一度、  
 東臨大海、西北與東韃滿清接、明和申、松前遣其臣和  
 田某觀其地、僅五十餘里、天明六年、官差大石某按  
 檢、寬政二年、松前遣其臣高橋寬光踏勘、西至孤潭突、  
 東至志禮杜胡而還、始建小廳於紫羅努志、岨峻孤潭、  
 聚夷人綏撫交易、四年、官差最上德内偵探、西至岨



峻內東至騰物而還、享和元年、官差中村意積、高橋一貫按檢、西至昌野、東至內物而還、文化五年、官差間宮倫宗深究其地、倫宗遂自於盧胡主賣連、經山丹、至東韃德楞、見滿洲吏人而還、今折衷諸說、著之于篇、最多采倫宗之言、

北蝦夷人為作業、春則男女戮力練漁、夏則男釣大口魚、女採昆布、秋則男女戮力緜漁、冬則男獵海豹、海驢、女織厚繩、油垂部、其物產甚饒、樹若松、樅、楓、櫻、於胡、樹名、夷人用於標、樹名、夷人用以造弓、以織厚繩、越武理胡、若寄生之類、加斐、樹名、夷人葦屋、草若當歸、獨活、牛蒡、黑百合、白春菊、獸若熊、貂、獺、

狐、離因、加牟、彝、獸名、都奈、開、獸名、水族若鯨、鰩、鱒、鱈、魚、大口魚、江豚、牡蠣、海鏡、海狗、即膾、海豹、海膽、諸物皆備、嶮峻孤潭尤盛、右高橋寬光說、

寬政元年、鄂虜船至西部、彰、你、測海水、登陸見土人、度身材、截毛髮、與鐵燧器而去、三年、鄂虜三人至頓內、松前吏問之、虜言、我輩係加模沙斯加產、三年前、至山丹、交易獸皮、今將歸國、請得經宗野、至久奈志理、越土呂府諸島、吏固拒不許、四年、鄂虜伊煩、至北蝦夷、官吏最上常矩往見、虜仗槍執銃、著山丹服、齎鄂子、加索倫、國、享和二年、鄂虜船至曼胡、大河口、蓋虜船之往來、源源

而無絕也。

中村意積高橋一貫至紫羅努志見山丹夷問地理方俗其譯葛野真係蝦夷宗野產童年去徙山丹遂爲其通譯乃命盛沙畫山川形勢夷言山丹多平林無高山傍曼胡大河居住不營田業以漁獵爲生食鳥獸肉以皮革與滿洲交易資其木綿煙草穀物遡曼胡三十日至伊猪拂人家頗盛有寺觀佛像兼坐立佩刀持戟其狀甚異僧著木綿衣一寺必八九人滿洲吏所居頗宏闊列銃槍爲衛山丹時或至此見吏進皮贄又遡曼胡經寧古塔吉利烏刺至船廠卽滿洲大吏所居土地甚

肥饒然山丹夷未嘗到此不能道其詳也滿洲吏每歲至山丹者頭領二人衣服殊異不帶劔跟從執槍銃者六七十人書記一人皆著木綿衣山丹及北蝦夷遠地夷人皆交易而歸又言自曼胡入海處西南行一日程至加孟太又行半日至茂地婦此二處皆可達北蝦夷惱胡其海近山丹者至深近北蝦夷者至淺潮落時不能發舟待潮滿始可渡冬春海水皆冰使犬挽舟冰上夷等自惱胡沿北蝦夷西海岸行舟三十四泊方始達紫羅努志云

山丹夷又言北蝦夷至山丹渡口曰惱胡自孤潭突至

惱胡蝦夷人種類甚衆，或居海濱，或棲山中，西方至蒲  
盧孤潭，皆蝦夷風俗。過此以往，其人多山丹風俗，謂之  
主賣連。每歲至山丹，與滿洲交易。又東北多來加以西  
地，於盧胡者，亦慣山丹風俗，常與滿洲交易。其他如韃  
夷，亦自稱曰愛儀，蓋皆與我蝦夷風氣相類。以松前政  
教不及，故淪陷殊俗，遂至不自知爲神州之紗轄也。  
二人遂自宗野渡海，至紫羅努志。紫羅努志負山臨海，  
大小舟船皆可入港。松前建戍館稅鋪，歲四月必遣吏  
卒辨理地方事。至七八月，寒氣將至，則引還松前。每歲  
以爲常。其東西三四十里間，漁獵尤盛，商賈輻湊。或有

踰冬至春者，二人分部，意積行東部，至能土呂，即北蝦

夷西南海岸盡頭，海潮甚駛，自智舍至閉奢沙武小澗，

夷語謂港泊可容船者爲澗，後皆倣此。可容舟船，昆武夷有戍所，聚傍近

夷人捕鱒，利邪泊有小澗，自蒲盧內浦多南內而流淤

高，距紫羅努志三十二里，程有戍所，聚傍近夷人捕鱒，

有川頗大，然不容大船，自賀茂伊娑婆而朱由邪而泊

溫內，而雲羅至宇尊內邊，七八里間，海形灣曲，總稱曰

嶮峻孤潭，又曰泊於盧夷戶頗稠密，實爲北蝦夷最第

一大港，大小舟船出入自由。北虜之所尤聚，頤垂涎，不

可不用心防遏。松前建戍館，置兵十餘人守衛。春則驅

志禮杜胡以內蝦夷捕鯨夏則命至流淤高捕鯨自是而蒲盧安泊猶為內洋至烟流務加始為外海於他謝務能志古磨內知弊射你等諸地平山臨海有巖石然地形稍夷舟行稍易通浦樂武通內頃浴志至騰物有戊所戊率以漁時方來平日不往大江可容大船海鼠甚衆遡江直抵北部頃內茶自前歲鄂虜船屢來江口蓋其覬覦此土非一日也猪桁安內邪彎別蒲盧胥浦本內浦發形內浦茶布儂志積東浦等夷人皆至戊所詔勉漁業故貨物亦頗饒裕自是而舟過寶琉山下七里至志禮杜胡岬志禮杜胡岬即北蝦夷東南海岸斗

出洋中者正與西南之紫羅努志相對然地形極險惡不容舟船自岨峻孤潭至此凡三十五里過此而往以松前政令不及故夷人風習太懦輒貨物亦太窘乏自伊禰綸至鴉越流布三十餘里間處處有澗然寶琉山脈相接連海岸險阻暴風時起舟行極艱難頃內茶有大川源出湖水可容船舶夷人沿流越山至南部騰物凡淤猪浦加字烟孤潭於物沙化朱麻孤潭伊努主內諒志諸雲內於諸彝坤蒲盧烟綸騰流如等二十餘里間山麓臨海少平地朱麻孤潭最多巖石然山不太峻風道恬和舟行至易通內物有大川水帶煤色夷人捕

鯨鯨海豹岸上地勢豁然多俱夷樹中村意積所至止  
此自是而麻努伊越山可到西部嶮峻內多來加東北  
一部落自松前順風行船二十日始可達間宮倫宗亦  
到其地云過此以往於盧胡主賣連昆鐵肉文等於盧  
胡主賣連如前所言昆鐵未詳其地方遠近蓋異類也  
高橋一貫自紫羅努志而西行至彰徐麻地粹內宇越  
徐海有海驢島夷人冬春到此獵海驢經內浦杜根母  
至頌內港可容大船有戍所倉廩夷人自遠而來交易  
漁獵自紫羅努志至此路程凡二十五里恩土化志都  
布志內浦於吳阿散內多闌泊大泊諸地處處有澗大

泊海水最深可容大船自美樓機登志煙綸麻胡孟鬼  
中浦蒲盧泊至樂麻河有夷人鯨魚假廠於羅宇禰泊  
頌內氣志至能土呂岬儂多射務前路八九里海潮拍  
岸岸善崩路太險艱紫羅盧盧有夷人鯨魚假廠那余  
廬有大川可容大船原野甚曠山多松樅柳桂土人至  
紫羅努志頌內漁獵交易自頌內至此路程凡二十五  
里夷長野遠來愛儂父嘗為清人欺購受其印書文籍  
皆繇松前政令不及故也自是而嶮峻內有川夷人遡  
流越山行三十日程開關得達東部麻努伊多來加等  
地前歲最上常矩測嶮峻內地見北極出地四十八度

云自是行十八里，賴地志訶有大山大川，夷人冬月踏湖冰入山，至於盧胡獵異獸，孤潭突距那余廬三十三里，宇志余廬海可容大船，高橋一貫至此，問地理形勢，夷人言嘗自惱胡儂天土乘舟，屢至山丹地，遠望惱胡山形綿亘，中間唯有曼胡河口隔之耳，想北蝦夷與山丹土地相接連也，蓋夷人未能詳地形，故其言如此，自宇志余廬而東廬而閭內而儂多射務而昌野一貫所踐歷止此，昌野距孤潭突凡五十七里餘，過此以往則機登志阿羅古彝儂天土惱胡諸地而渡海則入山丹地也。

閭宮倫宗說多與前人異，然甚明詳，謂地無大山嶽，唯有機登志山屹立西海岸，山形斬絕削成，如列劍鋌，不可攀陟，其高不下蝦夷白神峯，東海岸有突處加鬱志理山，亦甚峻絕，矗立雲表，唯是二峯實為島中名山，北蝦夷草木頗蕃，遠望見其鬱然，唯地氣乾燥，少潤澤，落葉累累堆積，終歲不化，行人踏之，或有滅趾被傷者，島夷或放火燒之，火著地不滅，遍滿山澤，甚之至百里內外樹木皆燒盡也。

距紫羅努志百六十餘里，至灣雷，自是而往，絕無高山，唯見小山遷迤，散在諸方，往到儂天土，則豁然曠野，一



望無礙其風土與南方同除海邊沙地外皆塵土乾燥無有水氣也島中絕無大川唯東部支川稍大其它往往可揭厲而渡必須舟楫者騰物頭內茶內物內物布多來加併支川爲六西部則唯有賴地志訶弊志杜理那邪志三川耳湖水則以頭內茶多來加爲尤鉅距紫羅努志百七十里西海岸有地名烏藥頭自是而往海岸皆沙地湖沼甚衆實不可殫知其數也河流極慢水亦濁飲之帶落葉之氣味甚惡云

自是前路海面極平無激浪唯其地與東韃隔一海遠者十里近者二里水門迫感朝路有聲猶河流也方其

收汛海面一里餘皆成陸地青黃之草平敷不見海水最爲奇觀潮候亦與神州不同倫宗以戊辰六月二

十一日至惱胡岬其日未時潮落至夜閒戌時潮生云自粹呼岬至多務羅淤水門冬月盡成冰海島夷徒步往來其上或使犬挽車然冰甚堅無陷沒淪溺之患夷人言自是前路雪終歲不消其寒冽可想也

北蝦夷南地與此不同至十月雪蔽海上唯見潮水如泥隨波到岸凍合如巖石嚴冬大冰自洋中流來黏著凝結然或逢風則又流出大洋究未聞全海皆冰者唯東海諸灣則冬月時有凍合耳

自紫羅努志遵西海岸行七十里，有地名宇志，余廬至此始望見東韃地方山嶽，相距蓋二十五六里，隨進隨近，至和藝慕菰米間，纔隔一里耳。

夷人踰海至東韃，有七渡，曰儂天土，曰惱胡，曰和藝，曰慕菰米，曰微盧，和加清，曰伊紫羅淤，曰多務羅淤，自儂天土至山丹之加牟加太，凡九里，程海波安恬，無覆沒之患，若自儂天土至惱胡，不候潮信，則不能發舟，以其收汛時，殆變陸地，如前所言，又多暗礁，雖潮滿，舟不得傍岸，故也。惱胡至加牟加太，僅四里，比儂天土殊近，然風浪稍惡，又收汛時不能發舟，魚介甚少，乏糧食，故行

人大率由儂天土，然至風候不順，與冬月多怒濤，或有利其至近，而由是渡海者，其它渡口往往險艱，若伊紫羅淤多務羅淤，則離裏海向北洋，故風濤甚激，渡海至難云。

北蝦夷草木不見異種，草皆雜草，無花草，不生萱，不生竹，樹木最衆，亦皆雜樹，無良材，唯夷松、白樅、落葉松、三木稍佳，山火燒林，皆盡，經四五歲，夷松、白樅等皆生，鬱蔥蕃茂，絕無它樹，望之猶竹林，然草木比本島則種類甚鮮少也。

不生硫黃，故絕無火山溫泉，不出五金，或時見金氣，其

有無未可必也。石無異品。阿氏アヒ藝至夷登伊イ海岸多產石膏。

遠地異種部落雁甚衆。夏月生子。又有雁墜羽不能飛者。遊泳湖沼。夷啖天捕之。或以棹打礮擊而獲之。獸稱都奈ナ開者。全似鹿。性柔順不傷物。能與人馴。其居南地者。夷人殺之。取皮肉。居遠地者。夷人養之。爲生業。又稱離困加牟彝者。形似牝鹿。黑色有牙。其大如狗。夷獵之。取皮食肉。貂生南方者。黃色價賤。生遠地者。黑色價貴。滿洲夷甚寶愛之。海獸。東自多來加。西自儂天土。以往諸地最衆盛。春分鯁漁時。多來加洋中海獸出沒。猶鳧

鷗羣集也。海魚。西海有小魚。形似鱸。其七八寸者。謂之阿流古伊。三四寸者。謂之株節スズメ普。暮春間羣聚海濱。不可知其數也。山澗多生鱒魚。形狀怪異。夷人懼不敢食。紫羅努志至峴峻孤潭。春夏之交多鯨魚。比鯁漁畢。不知其所之往。多來加湖中多鯽魚。大尺餘。與中國所產。形狀稍異。騰物于志保登灣。多生牡蠣。儂天土多比目魚。甚小。土夷網而捕之。所獲皆是。絕無有它魚。北蝦夷南地百五六十里間。人物衣服飲食屋宅。皆與蝦夷本島同。人物或有眉毛不連者。頭髮視本島稍薄。稍長。女夷亦文身。唯太淺色。少濃點者。至遠地則多不

文身者毛髮長蔽肩比本島婦女稍美男女皆以厚縹  
爲服不足則剝草皮水漚曬乾爲絲作布猶中國麻  
布名曰油垂部島人衣服止是二種或有木綿衣者皆  
中國所出或山丹夷來交易者非土物也又有以魚獸  
皮摸製滿服著之者女夷別有一種衣帶卽山丹夷所  
齎來者帶假鑰製之魚獸皮服亦必懸之以爲飾至遠  
地則人物漸與南方不同冬月服犬皮衣被熊皮巾殆  
類殊方之人氣候極寒島夷無少長著魚獸皮履襪非  
若蝦夷人徒跣之比也飲食多食草根獸油者比本島  
稍異獸肉海驢海豹貂獺狐犬都奈開離困加牟彝草

根甚衆不可殫紀皆女夷三時采之曬乾以充禦冬之  
糧烹熟以水或用鹽亦極淡不喜太鹹諸食物皆灌海  
獸油謂解諸草毒蓋夷人以獸油爲一日不可闕者若  
夏月無獲至冬油盡則夷人持斧斤破鍋等至遠地交  
易舟載犬挽而歸屋宅島夷或有穴居者是其極寒之  
地不得已爲之秋冬之交大雪將到擇山側地鑿土三  
四尺建柱其中葺以木皮戶上設廡懸梯以達造竈其  
傍穿穴達廡下以洩炊烟及二三月雪未融出穴歸家  
否則必罹疾病云釜及食器皆用中國物又有夷所  
自作土鍋名曰加茂彝主猶言神鍋也遠地表釜用山

丹物又有夷挽形甚殊異船皆烏夷造之以柳及邪烟  
名樹為板甚脆薄不可以陵風濤烏夷產業不可闕者唯  
犬貧者以多費不能養富者家家養之多者至十二三  
頭養法植木庭砌縛橫木每犬繫之使不得從行若其  
有疾不健者解繫放之與犬食大率一日二次煮熟乾  
魚盛木器使二三頭同食其有爭食相齧者夷必以杖  
撻之養犬子如前唯與魚必去其骨夷人愛犬生養撫  
育無異兒子犬亦慕夷晝夜不離其側夷出行必從兩  
三頭兒童遊戲至襁負犬子猶人子犬亦晏然自得是  
可以見夷人愛犬之甚也犬子漸長擇其猛健者為家

狗其懦弱不堪用者無牝牡皆殺之剝皮食肉犬子多  
淫者割去陰囊以壯其筋骨其使犬使其挽舟及雪舟  
雪舟亦夷人不可一日而闕者使法大有巧拙拙者唯  
使四五頭巧者能使十餘頭犬性好挽物有異 中國  
之犬故使犬挽雪舟必先連繫植木犬發聲踊躍為連  
挽之狀裝畢解縛犬疾馳如飛一舟以七八頭挽之一  
日可至十七八里馭法夷兩手持木杖坐舟上犬或傍  
行夷必發聲制之舟或觸物以杖禦之又欲駐舟必刺  
杖土中其所馳驅皆海岸積冰纍纍則雪舟常動搖不  
已故御者不得頃刻流觀自由控御一誤則舟必轉覆

其人爲冰雪所傷，犬馳如箭，不知其所之往，或有舟絰樹根巖石，犬力不能挽，方始能留者，然雪舟及捆載貨物，必悉破壞，修之非易。倫宗到夷地，躬自使犬，方知其艱難，挽舟稍省力，不如挽雪舟之難也。島夷擇其多力猛健者，以爲前導犬，高價購之，率以一二斧，其最貴者，至以五六斧，前導犬弱，則衆犬退，情不堪用，故夷人皆擇之。夷入山獵，其犬能與猛獸鬪，又入深林從禽，其援助夷人，不可殫數。夷或行近地，必積所齎諸物於雪舟，使犬挽之。若犬弱路險，則夷助挽，以至家。狗有病死者，夷唯取其皮，不食其肉。夷人海漁與本島同，所產鰕鱧

鯨雜魚，鯨最衆，春間屢羣浮海上，一望皆白，猶流米泔。夷網罟捕之，所獲甚盛。又夜間點火海岸捕之。山獵捕貂，架木爲機於野溪小流，貂渡木則機發，束縛獸身墜水中，跳躍欲逃，不能遂，溺死。是機無異此間所爲者。唯設之橫面，獲獸墜水中，不須終日看守，方獲之。是夷人之巧也。捕離困加牟彝，亦設機於懸崖絕壁間，獲之。以此獸常棲山巖故也。捕都奈開，以弓槍猶獵熊也。捕狐，植樹木有枝者，懸魚其上，狐來攀樹，則其足絰枝，不能脫，遂爲夷人獲之。捕獺，造自發弩，懸魚其前，獺來食魚，則弩發，獲之。獵熊，用毒矢，與本島同，然其酷烈不及。故

發矢中熊不死而走追發數矢方始獲之若矢盡熊奔則執槍趕逐鏃殺或不中要害熊怒欲攫人必奮鬪數合斃之而後止故入山必攜弓槍必齎糧食可支一二日若糧盡無所獲則留滯三四日不食必獲獸方始歸來其強忍之性如此也海獵捕海驢海豹夏秋間編木如筏浮之海上候海豹來登其上夷發舟投稜獲之猶本島捕脰膂臍也冬月海豹出遊冰上夷以長稜鏃殺之北蝦夷人為鍛冶者皮韃有二其一以魚皮為風囊囊頭木耳為柄手執持之風口筒彫木合之其一以海豹皮為風囊鐵床用石面平者鐵鏈用松前交易物時

或以斧換之用前韃鍛冶真韃二於地竝列筒口土塊覆其上開一口使一夷兩手持二風囊上下動搖則風發火熾無異此間所用者一夷在傍執鏈以鍛作諸鐵器用後韃鍛冶左手握風口筒右手把風囊口使囊筒相盪以生風煽火冶鍊法亦與中國無大異唯無鋼鐵用古鐵加以鍛具不備故其造器遂不能如我之精巧可悅也島夷往來紫羅努志者東限布努富西限那余廬是其人皆以漁獵交易為生至遠地夷則唯事交易不過歲中一二往來我以米酒木綿煙草斧鍋釘針換夷玉錦煙管鷲羽杜奈利夷人以獸皮製代繩大率多山丹所

出也。夷人終歲與山丹夷交易，然此不往而彼來，此以松前諸品及所獲獸皮交易，彼齎到諸物，山丹夷來作屋海瀕，且獵且商，島夷交易，率至其屋，或山丹夷至夷家，或路上相逢，訂價換物，紛紜雜沓，無一定之法，島夷與山丹夷甚相親狎，或就借諸物，夷性癡騃，且無書札，不慮後患，負債堆積，或有山丹夷誣島夷增其數，因與忿爭，甚至相撻擊，無幾解仇，則又貸物還去者，或有島夷爲山丹夷責債不能償，逃入山林，明歲山丹復來，拉其子弟歸爲質者，島夷至滿洲，昔年一歲屢次，近世以神州諸物布滿島中，故二三歲一至滿洲，德楞府齎貂

獺狐皮與彼交易，其物產與山丹齎到者無異，唯價直至廉，多市利，是以夷人不憚涉險遠，以到其地，云島夷哀情至厚，若有死者，悲感經年，故絕口不言，或誤及之，乃涕淚橫流，與人別離，又諱言其事，唯見其有眷戀不能忘之狀，其陽慢的諸祭事拜揖禮等，大抵同本島，其稍異者，本島婦織厚緹，以衣其夫子，故男逸而女勞，北蝦夷人射獵獲禽，交易松前山丹，以衣其婦，且夷人貴婦女，衣服尤加華飾，故夫勞而婦逸，其最大異者，葬禮爲甚，夷長死，則必先剖腹去腸，設床屋外，載屍其上，命女夷每日以水滌之，曬乾使勿腐敗，如此者一年，其屍



終不壞則大賞女夷以衣物酒煙與之若或腐敗則必殺女夷然後瘞埋其屍殺女夷事近世始有之是惡俗之尤甚者不可不速更改釐正也

於盧胡主賣連二夷蓋皆韃種移住歲久染漬蝦夷風俗以政教不及爲山丹夷所化故列之於下以備觀覽於盧胡男夷辮髮垂肩略無剔剃容貌獷悍種類甚賤女夷束髮兩耳上或雙辮垂背稍有容色善媚人衣服脚絆履襪皆以魚獸皮製之男夷以勤作業故衣甚短纔至腰女夷嫌露肌膚被服長至踵裳末以銅爲飾飲食與南方同食魚獸草根木實不地著逐水草魚獸移

徙所至營假廠居住其移徙又有地界多在四五十里內或冬月漁獵無獲則遠徙百里外假廠自四月至七月剝木皮覆屋自九月至三月木皮乾燥不可剝則以樺木魚皮所製物覆之猶中國所謂桐油者也夷人所至置倉以貯其所食魚肉其有遷徙舍而去之故自多來加前路往往見其所舍倉廩夷人營生矻矻不懈故所儲魚肉甚富至其山海少獲則去而之他不顧倉中餘肉或有夷人所至無獲饑餓甚重來故倉就食者夷人生產無異南方唯不使犬使都奈開夷家家畜之從貧富有多少其富者畜十二三頭四月至九月牧之

原野、冬月草枯、則放入山、食松蘿、夷人遷徙、器械網罟、悉馱之都、奈開運輸、皆資其力、實爲最緊要之物、故撫養甚至、此獸性柔、輒畏犬、故夷人不得徒使犬部落、夷人婚姻、必於同種、不與異族婚、人死則斂屍、置棺架木上、暴露街路、夷相爭鬪、或有所怨、怒殺人、其父子兄弟、終不復仇、唯責其人、出所藏寶器、以贖罪、主賣連亦如此、舟船器械、弓矢、皆同南方、唯箭箠稍異制、又有夷所自造濟川小舟、極堅實、於盧胡每一聚落、有一酋長、指揮衆夷、猶南方也。

主賣連、自紫羅努志循西海岸、百五六十里、至機登志、

自是而往、爲主賣連、其人物比於盧胡、稍都雅、言語多不可辨、衣服多用滿洲物、女夷多妖豔、不加粉黛、而滿靚清婉、又能與人馴、雖遠客相語、情意甚厚、唯其拙女工者、雖美、爲衆夷所賤、不能得嘉耦、故女夷習紡織業、甚力、自主賣連至山丹昆鐵、女夷假有大罪、亦赦而弗殺、其貴婦女之俗如此也、養子盛之籠中、懸於梁下、兒身爲籠束縛、不得放展、然竟不啼泣、蓋以其懸空飄颻、快意故也、夷人飲食屋宅、產業珍寶、皆無異南方、飲食或用豆麥蕎麥、是與滿洲交易者、然其數至少、飲食無定期、唯從其饑渴、男夷朝起爲作業、已時稍饑、還家、則

夷婦饋食其狀大異若家三人則三分釜魚盛之盆務使均平食魚畢則進灌油草根畢則又進他食不重食一品蓋以食品取之不易得故平日節其飲食自非盛宴嘉會絕無放飯大嚼者宴會亦與南方異席以貴賤爲序嚴客坐上頭左右以次排列酒用滿洲交易物卽中國火酒也溫酒盛錫壺入湯或埋之熱灰中杯用滿洲物終宴止用一杯獻酬絕無他器肴水烹鯪鱒合剉荅蔥射志投其中使其稍有鹽氣以食之或乾鱒乾荅蔥細剉少加鹽合荅椒食之或大豆荅蔥眉兒豆草實灌魚油者及蕎麥餅粟粥獸肉之類夷人肴核不過如

此也夷地得酒至難其貧者或有終身不知酒味者倫宗嘗出其所齋沙糖食之夷人唯言味美不乞其餘出煙草喫之則大悅乞餘不已至變顏色相問難北夷之嗜煙草如此也夷亦從地氣寒暖或有穴居者唯設一戶屋頂開天窻以納陽光其不穴居者以木構屋至窄小四方設戶以木皮雜草蓋屋冬月墜塞以禦寒風此夷使犬如南方而殊甚不論貧富家家皆畜之愛養撫育無異兒子夷風之陋實不可以常理論也夷人好交易又甚於南方或至近地幹事必齋諸物到處交易或衆夷會話亦必論交易訂物價夷以此爲生產之至要

夷人爲鍛冶甚拙，以無鐵故貯破鍋充用，冶鍊大費力，鐵漸耗減，及器成纔得其十一云。夷人性甚強健，忍飢渴耐辛苦，蓋有南方夷所不能及者。其所寶短刀，皆中國制作，得之松前，其它斧鍋杯盤槩器，皆資之。中國錫陶諸雜器，悉用滿洲物，有蔑地者，卽夷人甲冑也。昆鐵夷以鐵鑄之，綴以獸皮，其制太麤，然夷人以爲寶器，每有爭鬪，酋豪必掇之從事。夷人以石造煙管，女夷所製木棉枕，樺皮笠，頗華麗，有三弦鼓器，蓋東韃所出也。舟船皆昆鐵夷所造，用松板木釘，甚脆弱，不可以渡大洋。倫宗與夷人赴東韃時，實駕此舟也。夷人自機登

志至伊登彝部落，與南方夷雜居，且通婚姻。凡議婚，婿家大贈寶貨，請娶，酋長納幣，以一蔑地一僮爲例。夷人或結婚遠方，甚之有娶婦百里外者。風俗淫佚，男姦室女者甚衆，或有逮結婚時，其事發覺，二男相爭，至殺傷者。又有男姦室女，奔歸其家，出寶貨贖罪，終爲夫妻者。夷人又諱言死喪，其葬與南方大異，有死者則火化，藏骨家側祠堂，祠堂以板作之，安置木牌，纏布帛，供魚肉煙草，如此者三四年，悉毀去之。又夷家室中設閣板，安木主，畫人眉目鼻口者，不可辨其爲何物。倫宗嘗質問之，以夷語不通，故其所言終不能明晰云。以上皆係間

宮倫宗說

近藤守重曰、北蝦夷地產牛蒡、往歲甚堅、不耐食、自寬政二年、初建戍館後、其根漸柔、輒可食、又夷地往歲煙霧甚深、至近年漸開朗、蓋人氣旺盛之所致也、寒暖亦然、皆從人氣變易、苟得其人、開拓其地、而業用之、西北萬里、安知不復昔歲之舊版圖哉、

北島志卷之四終

北島志卷之五

水戶 彰考館編修 臣 豐田亮 撰

宇兒婦至加模沙斯加、皆我屬島、卽世所謂千島者、至近歲爲鄂虜所蠶食、皆起於元祿年中、不責其侵掠、故然、本我版圖之地、一旦陷入夷狄、安知其無恢復之時哉、今採摭諸記、著之于篇、以補職方之闕、

宇兒婦島、距越土呂府十八里、周迴七、八十里、舟行西南風爲便、港泊在東者杜浦、在西者和通腦、此島往歲爲越上呂府久奈志理根諸厚岸四部蝦夷會獵之地、鄂虜亦來捕臘虎、蝦夷不禁、安永初、蝦夷與鄂虜鬪、弗

克自是石沒石利以往地皆爲鄂虜所奪寬政七年鄂虜六十人來到此島後漸歸國自丁卯虜變後官舍而弗問此島亦爲鄂虜之屬矣物產臘虎最衆夷人捕之以弓鉞虜人捕之以銃罟多出海膽臘虎好食之又產海豹海豚鰩鯨海翁宇兒婦之類宇兒婦本魚名島以多此魚得名海翁生於宇兒婦蟄杯海中即鯨魚之大者背如島山適出則海響如雷震羣魚皆東西奔避漁人驚懼回舟遁逃急登陸云木多樺榛五葉松伊他邪朱伊名樹其道里西邊四日程東邊三日程凡官吏士人到島檢視者天明六年山口高品最上常矩四年

松前工藤某享和元年官吏富山保高深山運管皆與鄂虜相見厖厖止此耳其後關谷茂八郎逐羅處和人又到此地

楊結蟄杯島距宇兒婦二十里周迴一日程北風爲便無港泊架木巖石以泊夷舟島有草無木少魚多越吐必加鳥夷言謂喙越吐謂美必加此鳥以喙美得名羣飛蔽地殆可手捉夷人到島捕之爲食有一酒泉湧出巖間香色芬芳宛然美酒也久不飲味漸變甘又人其地談或及酒泉乍涸涌出別地或有持釀酒桶到此者泉亦涸不出信奇泉也此外島中絕無水又有渴胡

盧鳥其羽白黑大如燕捉之則口吐出油此鳥往歲蝦夷獵臘虎之地今又為鄂虜所奪矣

列蚊蟄杯島周迴同揚結蟄杯有臘虎

磨勘流島周迴同蟄杯無木有臘虎海驢夷人到島捕越吐必加為食燒骨為薪越吐必加甚衆猶本島鰕鱗也此島往歲蝦夷獵臘虎之地也

臘虎島當越土呂府宇兒婦東洋晴日或遠望見之島本掘武錫夷人所居近歲為鄂虜所奪夷戶頗衆鄂船來必載此夷夷皆穿鼻穴貫環形狀可惡言語不通鄂虜教其蟹行文字文化中夷至宇兒婦造舟其制甚異

海驢皮裹小舟如囊夷容身其中緊縛囊口使水不浸運棹潑水而行或遭大浪乍沒乍浮竟不覆溺久奈志理夷嘗見此夷乘舟逐鳥洋中左右手持弓矢棹動不息則囊中有機楫以足使棹也

石沒志利島比宇兒婦稍小夷人言黎明發列蚊蟄杯行舟不懈黃昏方得達此島西風為便自是以往諸島安永中為鄂虜所奪至天明中辨髮衣服悉做虜人制寬政十年虜人到此告其頭領更移及改鑄金幣內地夷人指自是前島曰那弗加前歲常往來相踵厚岸伊古土彝祖實為石沒右利夷長其親族有居宇設志利

者、伊古土彝因遣夷奴於此、捕鵬臘虎、昔時此夷至宇  
兒婦與內地夷交易、及開疆後、則屢來越土呂府、此夷  
又有至加模沙斯加者、土產臘虎、玄狐、鵬、無鱖、鱒、夷人  
食鳥魚草根、著鳥羽、犬皮、或編草為衣、前島陽鳥、夏月  
為羣、東南有港泊、石沒、石利至、竭吐夷至、近半日可達、  
東北風為便、

竭吐夷島至小、夷人不往、羅處和夷、冬月來捕鵬、又有  
臘虎、自竭吐夷至、宇設石利、西南風為便、

宇設石利島亦小、距羅處和甚近、有夷家、土產鵬、海驢、  
多雁、夏月不去、夷人徒手捕之、或拾卵、猶地芥、至背負

重載而歸、內地夷人言、宇設石利夷以雁羽為衣、緣海  
豹皮、窄袖、全縫、穿其中、以貫頭、裹脚、以皮製之、靴甚長  
及膝、云、自宇設石利至羅處和、南風為便、

羅處和島亦小、夷人居之、南方有港泊、海無魚、夷食鳥  
及草根、有臘虎、氣候極寒、然冬月無冰、與宇兒婦異、木  
多樺、榛、鳥多白鷹、越吐必加、穀樂、穀樂、名鳥、夷人皆穴居、  
其制鑿地、架木為梁、覆草布土、出入用梯子、寬政十一  
年、島夷一、痒、竭、攜其妻子歸順、著越吐必加衣、戴狐帽、  
穿海豹靴、形狀甚異、官命改名市助、市助言、自二十  
年前、為鄂虜所奪、鄂虜每歲自加模沙斯加至羅處和、



又有妖老士來，妖老士形貌衣服與鄂虜異，蓋受鄂酋命，掌教法者，授島人十字鐵器，名契利斯督者，謂禱之則多漁獵，雖有暴者，斷不殺害，夷人鰥寡者，妖老士媒妁，使有配偶，夷每歲至加模沙斯加，以臘虎皮玄狐皮為稅，文化二年，島夷志禮葬它，至越土呂府年五十餘，官訊鞠之，夷款其父敢推愛儂幼時，無論羅處和，至志牟執挑，鄂人未嘗來到，爾後以漸化，誘諸島人，以為其屬，使男子十五歲必輸狐皮稅，然遂未及羅處和，合落沒石利阿木兒愛儂，被鄂人誑誘來羅處和，言宜輸租稅於鄂國，島人或從或否，自明和中，延遲遲伊畔等類。

來，蝦夷與鄂國爭鬪後，鄂人嚴立條制，羅處和不免竟為其屬矣，其言大抵與市助所說符合，自羅處和至沒托襪，朝發午時達，潮滿南風，潮退西南風為便。

沒托襪島至小，唯有尖山，自沒托襪至轉苦契，南風為便。

轉苦契島，北方有港泊，自是至襪孩托島，水路稍遠，天明發船，黃昏方達。

襪孩托島，夷人居之，東有執樂沒石利島，東北有港泊，自是至捨什各單，水路至近，可一日往來，南風為便。

捨什各單島，夷人居之，南北有港泊，島中有湖，有山，西

北有越渴磨小島自是至發摩各單十一二里南風為便

發摩各單島至小西有港泊又有麻索竹小島自是至溫謔各單六七里程西南風為便

溫謔各單島周迴二日程夷人居之島西有磨勘流志小島文化十年薩摩氏喜三左衛門船遭颶漂至發摩各單島觸巖石壞船船人多死喜三等六人得脫後為溫謔各單夷救之夷人長髮多鬚髯衣鳥毛食鳥魚草根木實皆至發摩各單磨勘流志采之言語多同蝦夷以其本我屬島故也島夷待漂民甚厚漂民欲乞小舟

歸國夷謂今隸屬鄂羅斯不得不請其處分遂經合落沒石利至加模沙斯加為虜人護送得還至越土呂府歸國自溫謔各單至合落沒石利太遠朝發至夕方達東南風為便

合落沒石利島頗大可比宇兒婦南有港泊夷人所居曰別波阿爾寐有著林吉山山麓有湖水東有名山山頂雙張如撞木山上望志牟執挑至近一呼欲磨西北有邪許拔決小島

志牟執挑島一名苦荀各單周迴二日程其港泊曰沒欲落撲鄂虜船每歲到此過年北濱有湖水夷人居其

北有越渴磨小島自是至發摩各單十一二里南風為便

發摩各單島至小西有港泊又有麻索竹小島自是至溫謔各單六七里程西南風為便

溫謔各單島周迴二日程夷人居之島西有磨勘流志小島文化十年薩摩民喜三左衛門船遭颶漂至發摩各單島觸巖石壞船船人多死喜三等六人得脫後為溫謔各單夷救之夷人長髮多鬚髯衣鳥毛食鳥魚草根木實皆至發摩各單磨勘流志朱之言語多同蝦夷以其本我屬島故也島夷待漂民甚厚漂民欲乞小舟

歸國夷謂今隸屬鄂羅斯不得不請其處分遂經合落沒石利至加模沙斯加為虜人護送得還至越土呂府歸國自溫謔各單至合落沒石利太遠朝發至夕方達東南風為便

合落沒石利島頗大可北字兒婦南有港泊夷人所居曰別波阿爾麻有著林吉山山麓有湖水東有名山山頂雙張如撞木山上望志牟執挑至近一呼欲磨西北有邪許拔決小島

志牟執挑島一名苦筍各單周迴二日程其港泊曰沒欲落撲鄂虜船每歲到此過年北濱有湖水夷人居其

傍距加模沙斯加至近南風爲便  
加模沙斯加半島之地自是地勢綿亘與韃靼滿洲鄂  
羅斯相連昔厚岸夷長伊古土彝祖先到此漁獵曬其  
所獲魚獸肉蝦夷謂肉加模謂曬沙斯加故名曰加模  
沙斯加實爲我荒服之地以承平恬熙絕不以遠略爲  
念故元祿十一年爲鄂酋黑托爾所侵奪自是虜氛蔓  
延爲千載之大患可勝慨哉寬政中近藤守重嘗聞蝦  
夷人說源義經與辨慶築棚於瑤琉川上往來武川機  
盧彝山中一日見金色鷲飛過二人追之至棚兒加國  
棚兒加國卽加模沙斯加海口地名至今見存云

北島志卷之五終



